

酒瓶子的

□邱枣庄

“放心吧,这次咱一定能再赚把。”傍晚时分,李四快活地望着天空,此时他的头顶上正罩着从东方飘来的一团紫云。离马年春节也不远了,内心的得意与满足毫不掩饰地荡漾在李四脸上,他满心欢喜地和妻子挂了电话,开着机动三轮向镇政府接待中心后院驶去。

镇政府接待中心其实就是机关食堂,改成这个好听的名字已有好些年了,李四干这一行也有好些年了。李四频繁进出这里,特别是节假日,大大小小的官员,数一数二的车辆没少光顾这里。只要人流不绝车流不断,李四定会大大受益。

早些年,李四进城后,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个大院收破烂,慢慢有了发展,镇政府的接待中心就成了李四的定点客户了。收购酒瓶子的远比收废品来钱容易,三轮车就是用镇政府接待中心的酒瓶子的换来的。什么五粮液、西凤、汾酒等等这些值钱的酒瓶子,成了李四致富的一条捷径。

在李四的废品收购站,一边是成堆的破烂,一到夏天蚊蝇滋生,臭气熏得人快喘不过气了,就算捡起垃圾堆里空气清新剂瓶子的残留液喷上几遍,也盖不住。另一边则是从镇政府收来的有分量的酒瓶子,跟小山似的。李四一看到这心里就甭提有多滋润了。靠着这些酒瓶子,不仅能养活一家人,还能从中多赚些。虽然两个孩子上初中不用交学费,可是择校费一个都不能少,更不用说考高中、上大学了。这些钱都从这酒瓶子出,不仅够了还有结余。

已经是冬天了,刚泼在地上的水不一会儿就结了一层薄冰。出租房里如果不生炉子,冻得人出不开身。生蜂窝炉吧,毕竟存在安全隐患,一氧化碳中毒,李四他不是不知道。为了孩子,李四把收购来的两个“小太阳”进行了修理,其实就是线路断了,很简单的。这城里人就是大方,便宜卖给了李四。

天色将晚,也只有趁着夜色朦胧,才能让李四脏兮兮的机动三轮驶进了镇政府接待中心后院。接待中心负责人难为情地对李四说,这一阵子,上级来的人少了,车也不多。大多是办完公事就走路,很少留下吃饭的。当然有分量的酒瓶子就更少了。“你看,就这一小麻袋。”负责人指着地上装酒瓶子的麻袋对李四说。李四听吧,浑身流淌的热血瞬间被这一小麻袋没有分量冰凉的酒瓶子给击凉了。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? 此时接待中心办公室里的一台电视机正播放着新闻:“……四风问题解决了,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。”

李四豁然开朗了,虽然有些空落和沮丧,可是大道理李四还是明白的。堵住了酒瓶子这条财路,今后怎么办? 驾驶着没有收获的机动三轮,李四心里还是毛毛的,不是为酒瓶子,而是寻思着下一步该如何走。

既然世界为李四堵上了收酒瓶子这一扇窗子,那么另一扇窗子就要李四靠头脑和知识来撞开,李四忽然想起,前几天他在废品堆里翻出几本关于家电维修方面的书籍,哦! 对了。李四想到了家电维修,家电维修……咱何不也来个与时俱进。

心儿明了,路子宽了,心情畅了,李四驾着三轮迎着飕飕的风,觉得这空气也变得温暖了。



嘴角的痞子

□沈庆敏

老娘发现我嘴角长了个痞子是在两年前,认为是脸没有洗净,用毛巾使劲地擦了几下,直到我告诉她那是痞子,才停下了手。

中午的时候,她拿着缝衣针,看到站在窗前的我,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我的脸:“沈二成天那么爱俊,怎么嘴角长了个大痘痘啊? 来! 我给你挑破!”说着举着针就逼了过来。看着她老眼昏花的样子,吓得我连喊“救命”! 她拿着针不顾我

惊声尖叫,依然在我的脸前晃来晃去。老娘啊,两年前我都告诉你那是痞子了,您怎么就忘了呢?

其实,她记起我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很多。

上小学的时候,我经常在放学后跟别的同学回家,她从不找我,第二天回家后也不问我去哪里。上初一那年,我在星期天的早上醒来,阳光暖暖地照耀着大地,小鸟欢快地在枝头唱歌,好不容易盼个星期天,睡个美美的觉,心里也觉得美美的。但当我把目光投向饭桌的时候,觉得自己的心碎了一地,饭桌上一片狼藉,菜盘里空空如也,掉落在桌子上的几根土豆丝,说明菜盘曾经盛过这种东西。显然没有人记起我还没吃饭。当时是怒从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,斗胆抓起桌子上的筷子摔到了地上。后果是被臭揍了一顿,就像美国对付世界上的其他弱小国家一样:不服气,修理你!

我结婚之后,她大部分时间在我家度过;父亲去世后,就完全在我家过了。但是我依然没有过多地引起她的关注。

因为她在我家,她的孙子、孙女、孙媳妇、重孙子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。经常是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,如果晚了一会,就会有这样的一幕,一家人围着

桌子正热热闹闹地吃饭,见我进来,对我说:“就剩咸菜了,凑合着吃吧。”于是坐下来面对着一桌子的狼藉,就着一碗开水,吃两个煎饼,上班的时候,为了犒劳自己,拿了一个苹果揣在兜里,带到了单位。老娘有老娘的理由,觉得我偶尔在外的饭局,“吃了好的”,在家里少吃点也没什么损失。所以早上吃面条的时候,别人碗里一人一个荷包蛋,我的碗里却只有煮过荷包蛋的淡淡的腥味。

一个了解我家里情况的朋友,有好吃的东西从不送给我,而是两口子把我叫到他们家里吃,怕送给了我,回家我就吃不到了。

老娘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:“回家吃饭吧,做了一锅的菜豆腐,人家都不喜欢吃!”我只有奉命回家完成任务了。

有时候,顾影自怜,我对老娘对我的忽略感到愤愤不平。终于有一天,老娘认为存折上粮补的钱,我没有及时给她取出来,会变少,将存折狠狠地摔在我的面前。而后开始清算我的一系列“罪恶”! 我成了万恶的黄世仁,她就是那个悲惨的杨白劳。情绪就在刹那间爆发,我站在屋子中间,嚎啕大哭,一边哭一边对她说:“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,我就把今天你说的话告诉我姐和我哥,让他们评评理,上面有两个大的,凭什么东西都找我啊?”她梗着脖子:“你不能给他俩说,你要说了,你就是坏种,故意挑拨我和他俩的关系! 你就是说了,我也不承认!”我不理她,自己跑回卧室继续大哭。

半夜的时候,她推开我卧室的门,看了一眼床上的我,无声地走开了。早上起来临出门的时候,她一边换鞋,一边嘟囔:“以后有事不让我找你,不找你找谁? 就得找你!”起身摔门,扬长而去! 丢下我一个人在屋内独自凌乱。

其实有时候想想,活得太自我,就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感觉,哪怕是自己的亲人,依然在意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。很多年了,上学、找工作、成家、生子,一步一个脚印,生命中竟也有自己独特的精彩。过去的一切,都成了故事,有得记忆清晰,有得已了无痕迹,就像自己嘴角的痞子,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,其实我也不知道。

腊月话腊八

□张伟

今天,偶尔提及,才回想起,元旦过后就快到了农历的腊月初八。俗话说:“腊七腊八,冻死叫花”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腊月初八前后,大概是冬季里比较冷的一个阶段了。“城里不知季节变换”,近两天,感觉早晨出门时,地上的霜比往常要厚一些,只当是天气有些雾和霾的缘故,没有去想节气的变化,也没有去想已经进入腊月了,离春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小时候对腊八的记忆,也没有多少冷暖差别的感觉,印象最深的,是每到腊八这天,总是被那阵香甜的腊八粥的气味给早早地“叫”醒。

小时候喝过的腊八粥没有现在的这么讲究,每年的腊八粥“配料”也不固定,但那总是母亲的杰作。或许母亲在好多天前就开始准备,因为平时总没有见过的东西总会在腊八粥中出现,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高粱米、玉米碴子、红枣、花生、扁豆粒、红薯片……家徒四壁的房间中,几个空空的缸缸罐罐中从来没有被我们几个小馋猫发现过,却忽然之间就在这天出现,而且是用那种诱人的香甜把我们梦中叫醒,把我们引出被窝。

腊八这天,母亲比往常起得会更早,淘米、生火,用精挑细选的柴火慢慢地熬。直到熬得满屋都是香气,才一个一个地叫我们起床、穿衣、洗漱。一碗粘粘糊糊香香甜甜的腊八粥,总是会喝出满头大汗,那股粘粘劲,那股香甜味,直到现在仍然牵挂在脑海,沁润着心间……

从上了中学以后,就再也没有机会在家里喝母亲熬的腊八粥了。成家后,自己也尝试着煮过,现在,市场的早点摊上任何一天也都能够买到现成的腊八粥,却全然找不出那种曾经有过的味道和感觉。今年,甚至连腊八都给忘记了……

本人发现枣庄话的一大特点是:声母z,c,s与韵母u(或以u开头韵母)、ong相拼,声母对应变成j,q,x;声母zh,ch,sh与韵母u(或以u开头的韵母)、ong相拼,声母对应变成v(唇齿爆破音,因没有字母表示,暂用“△”表示)、f。

约会

□丹柯

俺家住(vu)枣庄(vuang),虚岁(xui)二十八,说(fuo)个媳妇名叫宋(xiong)春(△un)花。今晚黑俺俩去(qi)约会,地点就(dou)在矿务局北边(bai)的转(vuan)

桥下。俺说(fuo)你别(bai)催(qui)了,俺上马,马上马就(dou)和你牛郎织(zh)女相会了。(未完待续)



程小程最新力作《雪花开》本报独家首发精彩故事将陪伴您的整个2014

长篇小说连载

雪花开

第一章 理想在路上

程小程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2010年入选枣庄市第二届十大新闻人物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著有长篇小说《做局》《进退谈》《周易大师》等,《周易大师》网络点击超过三千万次,实体书发行逾十多万册,有声小说连续三个月稳居搜狐读书排行榜第一名。

满小山没买到回磊山的火车票。站在省城火车站广场上,被拖着行李或拖儿带女的行人撞来撞去,他烦躁得心头火起。不是因为买不到车票,而是因为那些热锅上蚂蚁般的人群。

八月的天,骄阳似火,巨大且拥挤的火车站广场暴晒在太阳底下,像满小山刚在饭店吃过的一道菜——石板蛤蜊。广场是那丝丝冒烟的青石板,焦虑的人们是煎熟了的蛤蜊。

身旁有人在大声打电话,一口的京腔:“什么? 你有急事先回北京? 你大爷的,早说呀,早说你不来上海我他妈坐飞机了!”

满小山微微侧身去看那人,那人也拖着行李箱,肩上背着个电脑包,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,大墨镜藏住了他的眼神,只有满脸的不快看得很清楚。那人挂了电话,见小山看自己,直截了当地问:“多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,要么?”

“我去磊山,”满小山迟疑了一下道:“给我吧,多少钱?”

“磊山是哪? 算了,就按你去的别地方票价给我就行。检票了,先上火车,完了再说。”

满小山拉着行李箱尾随他上了火车。那人进了软卧车厢,找到铺位,说:“是这儿。”

满小山放好行李,马上掏出钱包。那人脱了帽子,摘了眼镜,坐在床上,很舒服地倚住床头,漫不经心地问:“你去哪里?”

“磊山,你可能没听说过,鲁南的一个小县城。”满小山说。

“多少钱?”

“软卧一百二。”满小山掏出一百五十块钱。

“我操,这么近,我还以为是在上海边上呢!”那人把车票丢到桌上说:“算了,交个朋友吧,我叫莫不放。”

满小山把钱放在桌上说:“我叫满小山,在磊山信用社工作,欢迎你上磊山做客。”

“信用社是个什么单位?”“金融单位,你们北京的农商

银行前身就是信用社。”

“哦,你这样一说明就明白了,”莫不放坐直了,找出名片递给满小山说,“我是做影视的,在为一部电视剧选外景。”

满小山见那名片上印了很多头衔和很多莫不放参与过的影视作品,顿生羡慕,同时又不免伤感。他喃喃地说:“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导演,可是命运弄人,却要天天做一些无聊的事情!”

“天天数钱玩多有趣的事啊,怎么无聊呢,兄弟,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莫不放调侃道。

“福?”满小山苦笑摇了摇头。

“你今年多大啦?”

“三十二。”

“你在银行什么职位?”

“办公室副主任。”

“三十二岁干到副主任,应该不错啦,一年拿多少薪水?”

“三四万块钱。”

“不会吧,副主任算是高管了吧? 薪水怎么这么少? 我认识几个银行的人,年薪最少也都在二

三十万啊!”

“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个打杂的。在我们小县城,一年能挣三四万算是高收入了。”

莫不放的表情很夸张:“我操,你们那儿的人追求也太低啦,就这还高收入? 那低收入怎么活的? 这点钱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?”

满小山沉默片刻,无力地辩解道:“人生的价值不能只用金钱来衡量吧!”

“哈哈,你做办公室副主任做傻了吧,都什么时代了,怎么还是一副政工干部的腔调呀! 兄弟,仅凭这句话我敢断定,你成不了银行家!”

“我没想过要成为银行家,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,以前没有办法选择,现在更没有!”

“不喜欢就不要做啦,勉强就是强奸。”莫不放扔下这句话朝车厢的一端走去。

满小山哑然了,十几年前的那一幕电光石火般快地划过心头。(01)